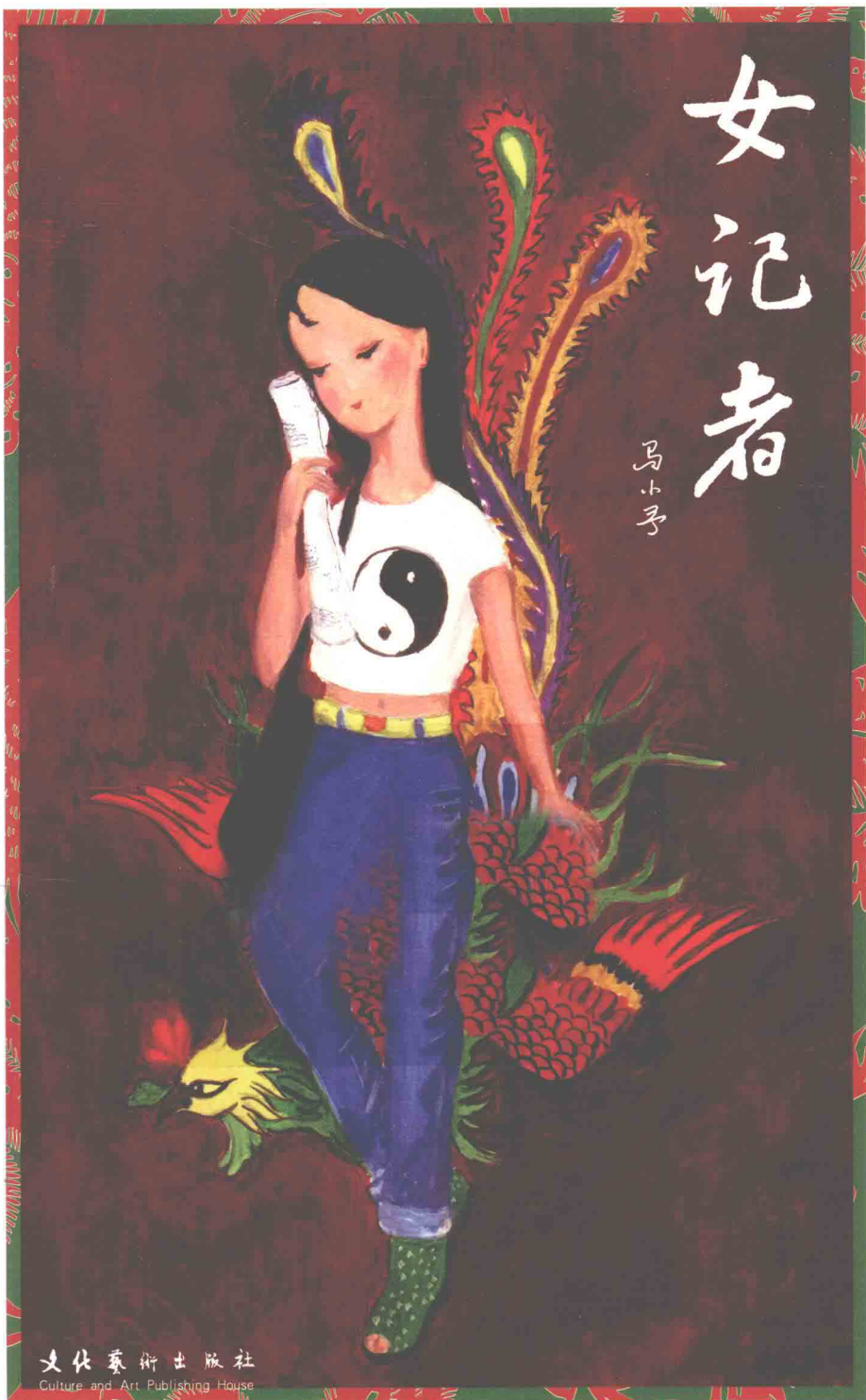


女记者

马小矛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女记者

马小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记者 / 马小予著. — 北京 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10. 11
ISBN 978-7-5039-4798-8

I. ①女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11177号

女记者

著 者	马小予
责任编辑	任肖兵
艺术总监	杨林青
装帧设计	孙建舜 王 伦
插 图	庞 彦 马小予
出版发行	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100700
网 址	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	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	(010)6481334564813346(总编室) (010)6481338464813385(发行部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787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	16
字 数	199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039-4798-8
定 价	24.8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，随时调换。

目录

一·桃树下 / 1

二·钩沉 / 33

三·母亲若男 / 57

四·公园婚礼 / 91

五·郁金香盛开 / 129

六·游移的影子 / 143

七·两个失踪者 / 163

八·大鸟飞落 / 179

九·山上的红云 / 199

十·午夜狂奔 / 221

十一·订婚喜讯 / 233

一 • 桃 树 下

杨小文伸出右手。哪个正常人会随意展示手心，这私密空间。这看相，男伸左手女伸右手，不太合理，自己是左撇子，其实该伸左手。

1

“你女儿这样子，大了会是文化人。”

那人一张嘴，杨小文就把这丑得像坏蛋的陌生人录进了脑子。

桃树下，钱若男笑成了桃花。

给女儿起名小文，想养个小才女。

丫头五岁了，她要找这人看看未来。

杨小文进幼儿园第一天，小子们送了她外号。

“杨小文——文胸——杨小文——文胸——”

撅嘴嘢——嘢——

被凶猛的眼神煮成一壶沸水，她全身冒汗。

盯着惊慌的丫头，这群小野兽兴奋，恶毒的心火横冲直撞，从每个器官冒出，亮眼，吐舌，嗷叫，爪子也痒了，想在小白裙上踩一脚，用彩笔画个叉，扯扯，推推，最好把她弄成遍体鳞伤的丑样子。

她转身跑出大门，一直跑到开了小碎花的河边。

听见小文跑过，耷拉着的蓝色小花跟狗尾巴草，仿佛成了雄性，也扬起脑袋，探头探脑。

异性的窥视如水草般疯长，成群的鱼儿似的摇尾穿行，跟这暴民般富有生机的城市纠缠一块儿。

杨小文住夏屋社区，这儿的幼儿园叫夏屋幼儿园。字面上理解，是个火气极旺的地儿，和孵蛋的烘箱般催人早熟。

幼儿园里流行医生为病人看病这类儿戏。

“我生病了。”一个小男孩走到小文跟前。

戴着玩具听筒反而啥都听不着。摘下那东西，将耳朵贴近对方胸口，抬头，伸手碰碰那个三角额，睁大眼睛认真道：“小朋友发烧了，得打针！……”

连篇谎话。她在扮演救死扶伤的光荣的医生。

男孩撅起长角的屁股，这种虚构的打针，光明正大穿了裤子。

“病好了。我当医生，你当病人吧。”

他亮起小眼睛提要求。

她吃惊地看着那个肆无忌惮吃食指的不长进的家伙，黑指甲里爬了好多细菌。

她不演那么没意思的，也不做不讲卫生的人的病人。她一把推开。男孩一屁股坐到高高低低的积木上。

欺负人——坏人——他大哭。

2

二〇〇二年八月十九日那天，小文进了一个庙。这辈子，她是第二回见那人。

打了一眼手上的运动表。十点十分十秒。鞋跟太高。差点被门槛绊一跤。

败兴！别碰上坏运气。看看地上石子拼成的八卦图，想，不知是他八卦，还是自己八卦。自己还是新手。

桃树树干斑斑点点，得了风疹似的。穿件土黄夹克的葛平，正翻

着破旧的毛笔手抄本，压低嗓子，跟一妖气的中年妇女说话。

十七年下来，那张尖瘦的脸是旧了。

这儿的人大多认得这姓葛的。鸡公神在龛台上不作声，院子里那张嘴就没怎么停过。

前些日子从派出所得了条线索：有人失踪。

对于陌生人的失踪，她不太想回报廉价的同情，只想弄清来龙去脉。对方夫人一直呆派出所要求尽快破案。

中年。面料商。

失踪前，到鸡公庙看过相。

跟这葛平有关吧？可能会提供些内幕。

她不迷信，信直觉。直觉里一直对那相士印象不佳。

其实这直觉也不可靠。

站那人跟前，她还没想到，招惹的这家伙将跟她的未来扯不开了。

3

庙后头是山。鸡鸣岭。山像鸡头，缀了鸡毛般的松树。冠城得道，山也成仙境，到这儿游玩的多如山蚁。

山上飞了不少传说：鸡公神缉拿蜈蚣仙女，找龙王摇身变成的蜈蚣的茬，在洪水淹没冠城前，提前报晓，救了全城男女，诸如此类。蜈蚣仙女选入宫，当了皇后，鸡公神满世界找，终于抓着，怕她在人间乱来，用块巨石压住了她。这石头据说是鸡鸣岭。

这些天真的老故事，当年，外婆躺床上，当笑料说来听过。她抖动肥厚的肉下巴，摇着蒲扇，边说边嘎嘎嘎笑，胳膊内侧松弛的白肉

扇得直抖。

外婆是外地人，她从来就瞧不上冠城这点肤浅传说。说完接一句：嘎小个地方，有啥仙女！嘎点鸡公、蜈蚣也弄得嘎闹热！

话不是一般难懂，里头糅杂两种方言。“嘎”是外婆老家方言，“闹热”又是冠城腔。外婆老家与这儿相隔几百里，像封闭的两个小国，两地人沟通得用普通话翻译。双方普通话又不堪入耳，听了彼此会发笑。

她跟高中同学上山疯过。一路过来，车上腾个位，草地摊张纸，被窝一挪都是牌桌，出游便带了烤肉的浓香、叭叭甩牌声和跟班长的一点暧昧。

没空进这神神鬼鬼的小庙。除了几个自费生，估计都能上本科甚至重点的这班理科生，不会将这种没影的话当真。他们都精通翻扑克算命，看星座测时运，不过是当成男女社交手段。

花钱算命，指望撞大运，比不上买套一时半会儿用不上的托福试题对改变人生有价值。杜德伟和叶倩文那首粤语歌《信自己》唱得多好：信世间始终全美，信战争有天枯死，信四海许多正气，信这些不变的真理……充满共产主义理想。

昨天被施林琳拉着逛街，此人大放厥词：

“杨小文，这叫纤纤素手、手如绵柳、柔荑之手。最近被谁握过？坦白吧，这么久不理人，心里有鬼！”

肚子里装了这么多花喉词儿，不愧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考旁听生。

“瞎想啥啊。”

否定一下林琳，是多年习惯。冲林琳说的，像给自己听的。

新闻无学，但有窍门。比如握手，掌心得置对方掌心之上，将对方的手稍稍下压，就算是柔弱的手也会受到信任。一个小伎俩。

掌心相扣，十指交叉，该是交付生命，开始分享传染病和钱袋了。

前些日子，小文忙着落实单位，和她两个月没碰头。对这女友，UNIVERSITY就是“由你玩四年”的意思。高中她便是花钱进来，与小文同班，从此跟定小文。后来改念了文科。

这家伙指甲上抹了星月花草，有空便伸到眼前看看，用把锉子磨磨。几个月前，这手还怕被监考老师盯上。手心密密麻麻爬满字，像敌后蜈蚣队，很容易便暴露。她爸这些年赚了些钱，叔叔在市里位高权重，她刚拿到专科自考文凭，本科没到手，已被安排工作，告别难堪的黑掌时代，铜臭又铜香的人生，可两眼朝天乱走一气。

解决工作，此人正闲极无聊，向往着另一场更为迷人的青春肉搏。身边有过异性，早就倾空。

施林琳好吃，嗜睡，肉多，肤白，获赐绰号“怀孕豆腐”。听着像豆腐西施。就算西施经过考证姓西，林琳还是一厢情愿认为，那女人是她本家。

她比小文略矮，一米五七，丹凤眼，小鼻子小嘴，棕褐卷发，水钻发箍星星点点围坐一圈，有点像桃子娃娃成人版。穿了件膝盖处破了两个洞的低腰牛仔裤，衬得肉圈圈波浪起伏。

挺喜欢林琳这缺心眼的样子，看惯了，不觉着胖。反正不到“外貌公司”蹭饭。

时装店里，店员上前招呼，那样子，像推荐给小文的缺灵性的碎花蕾丝裙。

她不穿裙子。现在有了这采访工作，更不合适。平时，运动鞋牛仔裤T恤一套，完事。

从一排参差杂色中，顺手拎出泛白的浅蓝牛仔裤。

裤子前后张着两个破口，破口处，拉了琴弦般的几根极为艺术的白棉线。经过磨砂、水洗一番折腾，它的性情温和多了。问题出在一大排鱼鳞般的彩色珠片与刺绣上。得干洗。一次十元，贵死了。要是顶得住家里的钱若男漏水的坐便器般的哗啦啦责骂，尽可将它带回家。那女人会拉出3•15维权热线或报社投诉热线等靠山，用高八度的破嗓，吓唬这些小店员，不惜磨上几天，将它按原价退了。

找条不致招骂的牛仔裤，跟挑男友差不多难度。

这么用心，难道在讨好他？

“不想说是吧？想瞒我？不信没人追你。你得好好挑挑。要不怎知道合适？”林琳笑。

进更衣室换上条铅笔裤，站镜子前，转身，朝臀部和大腿上瞄下瞄，顺便瞄一眼林琳，说：

“花痴，不知想啥。怎么比？一个个比？不成鸡了？没想过当性病播种机。”

“没让你当鸡。你这媒体人士，不好好给自己做个媒，白呆了。”

“施小姐，担心咱们穷人嫁不出去，跟你借钱？”双手拎起一件标价吓人，胸前用彩钻拼贴了妖媚的美人头的露背背心。

“不识好歹。就因你是劳动人民，好养活，一碗牛肉面就骗走，我才提醒。我担心你成狗仔、牛仔、猪仔，任人宰割。以后，向我借钱，记好了，我救急不救贫。”林琳咯咯直笑。

她是能量过剩以致内心躁动，老是没头没脑爆出些刻薄话。真该找个男人，老缠着自己也不是事儿。

“变着法子骂人啊。你以为记者都像你想的那么贱？”

小文冲着常在高档沙发、汽车真皮坐椅、水床上磨蹭的那张麻木得不知轻重的大屁股敲一掌，将怒气送出去。

“记者打人了！你是狗仔，你们全家都是狗仔！”

林琳尖叫，捂屁股跑开。

“你个死富婆！以为自己有点钱，我就不敢揍你？”

小文追出店门，冲躲闪的肥臀又是一记。

大学辅导员“郭奶娘”鼓励小文，要跟学哥学姐那样，留在大城市，当名记。此人舞艺精湛，老是在教室僵硬地踱步，昂起头，将目光高傲地抛向窗外遥远的天空，一付欲飞而不得的样子。由此又获绰号：“校园老天鹅”。

“郭奶娘”是杨小文师兄，七年前毕业留校做了辅导员，夫人是在校园舞会上认识的，某副校长千金。这类招安派，人生虽无甚波澜，至少是有了准确目标——读研考博成教授。

他算有背景的，从辅导员转为教师容易得很，可惜这些年，新闻学院早没有本科生留校名额，博士过来都不见得要。

小文她们基本跟交谊舞绝缘，只羡慕谁能把屁股发动成马达，因此觉得辅导员抬头挺胸得不合时宜。那代昂首傲立的学子又个个走运，现在，所有高校都不包分配，将贞操打包附赠也没戏。

这行热门，竞争激烈，读到硕士毕业，想寻好差使，不是一般难度，等憋到博士，又嫌老了。在媒体找事做，嫁人似的，越大越困难。

跟杨小文无缘的大报名记，听着像名妓。在床上做智力题的风流尤物——名妓，只该活在故事中，妓女总还是登不了大雅之堂。

去年，萨马兰奇老先生嘴里终于蹦出“北京”。申奥成功。

“我们赢了！”杨小文抱住林琳，吹声极难听的口哨。吸起的唇，像给这站对立场的老外送上热吻。

“少说也得花几十亿上百亿啊，烧钱哪。”小文心痛，“咱们居然这么有钱，以后谁也别想小瞧中国人！别以为咱烧不起！”

小文曾毛遂自荐去体育新闻部，方便找机会采访奥运，见见这有史以来炫富的最铺张的场面，那儿却已有男实习生守门。

前两日，得通知，她分到了社会新闻部。那些专跑社会新闻的，一天到晚火急火燎，哪儿火灾水灾死个人啥的便往哪儿跑。此类千篇一律流于平庸的新闻，如同杂草，长在幽暗处。

伪球迷杨小文“粉”过小罗。这不要命的圣婴、总统、外星人，前两年膝盖受伤休养，刚复出，腿又拉伤。三十六天前，因为他，巴西足球队第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。据说，他将跟皇马签约，年薪一亿元人民币。

她轻易便将罗纳尔多抛弃了。他太本能。伤痛是运动员的天敌，受伤的运动员是女人的天敌，那些为小罗着迷，身心俱损的女人，跟小文无关，仍会让人生出些悲哀。

又迷上卡卡。草根卡卡从南美一直冲进皇马，也厉害得紧。

他跟女友不到喧哗场所。两人一起看肥皂剧，读《圣经》，在古老的教堂做弥撒，在撒满阳光的林荫路上散步，活得安静、恬淡。

边挑衣服，边设计明天和葛平的会面，脑子里仍天马行空回放卡卡。想过卡卡来北京参赛奥运的场景。可年休，买张场内票，弄张记者证，便能近距离观察观察。

这么长时间，没买牛仔裤，倒拎回一双前头开了月牙的黑亮的百丽皮凉鞋。取出四百块，钱包瘦身，欲望也萎了。

又拉林琳进文具店，挑了个红本子。报社分的采访本，长相丑

陋，在那里记东西，质量受影响。上学那会儿，她对笔记本就挑。这些指引未来的红皮书，用来盖房，是怡红院，枕着做梦，为红楼梦，总归有妙人儿在里头厮守。

从一家台湾美食店出来，天已蓝得发黑，头顶，热腾腾的煎蛋早起了锅。她们转过几条巷子，抄近路，进了大楼地下停车场。

那辆现代转过立了玻璃塔的大广场，过河，停在灰溜溜的小区外头。

四处是封闭的小区。近些日子，这片本该拆了的旧房，才围起铁栅栏，设了岗亭，坐起门卫。

“我请假陪你？”林琳问，“我倒想找人算算命，测测桃花运。”

“不用。我白天来回。那儿游客多。真要碰上恶人，你一个女人顶啥用？你那么胖，又没我跑得快，我还嫌你累赘。”

俩人嘴巴上互相刻薄惯了，心里，还能捂着对方那点温热。

她是想有人陪。可林琳刚上班就请假，不太好。

当记者多得独自作战，都找人陪着？就算惜命，也得认命。

“嗨——还逞能呢，嫌我碍手脚了。我是帮不了你，赶紧找保镖吧。拜拜，拜拜——”现代车瞬间远了。

爸妈正坐在旧沙发上伸长脖子入定。小文冲了澡，倒杯冷水，在身边坐下。她是很久没有陪坐看电视。

入定却受了打扰。比妓女穿得更大胆、风骚、无耻的女模，裸着大腿，扭动身子，从电视里鱼贯而出，像和他们一同挤进破沙发。

“叭”，若男女士顿成过气主播，板脸换频道，又横一眼身边仅有的两个观众，杨小文起身，洗完澡上了床。走一整天，挺累人的。

周末约好去迪厅。林琳请客，庆祝就业了。她爱搞庆祝，没理由

也编一个，其实不工作才高兴。

4

进庙前，找村民聊了聊。村头老榕树旁的旧亭中，一长齿老头敲着麻将，“叭叭”丢来一堆话。

“你说的那个葛平，在这儿挣了不少钱。”

他恨恨地笑，跟回味牌桌上洗劫人又被洗劫的经历差不多。

“这人是我们村出去的，在市里买了大屋。听说，龟壳大得跟别墅似的。这儿农村，房子大点不稀奇，那是市区，金边银角，这些年房价又涨。”

“市区到这儿来回四个钟头，这人是起得比鸡早！他在地呆过，习惯坐车。有学问，祖传的。解放前，他爸是这里的大地主。家里人丁不旺，三代单传。”

“五十年代初，他爸上坟，一把火烧了好几座山！他是把这山的皮扒了，把自己的皮扒了。”

“解放前，这些山都是他的，烧就烧了，解放了，就是大家的。都说是他仇恨新社会才放的火。烧完，方圆百里一层草木灰。一抹脸，掌心墨黑。”

几个老头一阵唏嘘，脸黑成残余的炭。杨小文也觉着满脸灰尘，榕树上掉下的串串太阳烧人得很。

长齿老头的眼神蜗牛似的缩小了，像看着大火从几十年前蹿来。

“他爸担心儿子受株连，当天就让他逃走。那个反革命后来说死在了牢里。他烧了这么多山林，反动透顶。活该！大家一抬头就见到焦黑的山，就咒他，冲山吐唾沫。山荒了十年，大家咒他十年。十年，飞机撒下的树籽才长成松树，鸡鸣岭成松林，成片成片的，

嘿——倒是比早年的杂木林好看。干脆，上头下令，把附近的杂木林都换成松林。”

现在，一样有山林失火。上山祭扫不小心犯错的，也得判刑。这儿的山地都得建好防火隔离带，弄出一道道纵纹。

“葛平一走三十多年。听说他母亲那方也是大户，大城市有亲戚。‘文革’后，才回来看相。他跟大家说，那是天火，是鸡公神要降罪，跟他爸无关，鸡公神托梦，他才回村的。人到中年，落叶归根。”

“再怎么装潢，知道底细的都清楚，这家伙是听说这儿发达了才回来的，走遍全国还是觉得这地方钱多。”

说起钱多，得意的黑脸多了个声音，泥地上多了块“硬币”，黏稠的“硬币”被踩住，拖成奔跑的哈雷彗星。这地面似已制造多颗此类丧门星。

“葛地主给鸡公庙捐过钱，他儿子也该到这儿落脚。这龟孙有两下，来的人像吸毒，老往这儿跑。他还真给北京的×××看过相。庙小，香客来头不小。视察的、取经的，都会顺便来转转。”

“他隔两天就雇人在景区、码头发传单。导游、车夫拉来客人，拿百分之二十回扣。淡季一人收一百，旺季一人收两三百，跟小姐的价钱差不多。他一个钟头应付五六个，那是流水线，是批发，又不是小姐受得了的。所以说，知识就是力量！”

照这逻辑，杨小文也比葛平有力量。

“挣了钱，他跟庙主对半分，他贡献大，庙主将院子中最显眼的位置给了他。看相的汤先生、老陈口才没他好，不吃香，看他占了宝地，供成菩萨，自己成边上的青龙、白虎，心里恨死了。”

“汤先生和陈老也是我们村的。干不动农活，做生意怕烦，看相了。葛平这乌云，把他们的阳光挡了。葛平住城里，也不请他们到家里坐坐，一直提防着。附近有个村，前些年莫名其妙死人，一查，有人往井里投砒霜。”

“两人跟我喝酒，都骂姓葛的是抢食的狼！”

长齿老头向后一够，像只鸡，铆在凳子上。他拾根筷子推倒“小长城”，捡走几张零钞。边上，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鼻涕孩，晃着装白水的可乐瓶，冲杨小文一阵嚷嚷。

拿姓葛的跟这老头比，还是说瞎话比说真话来钱。

这人说的难道就是真话？

同行的竞争是有点阴暗。还发现这个村的阴暗史。老头说一通没要奖励，大概也有阴暗心理。可能眼红，想让她作出头鸟。

这些内幕，坐里头吹冷气是想不出来的。难怪头儿们要把新来的赶出去晒太阳。

要是一天到晚呆报社里头瞎编，那是自掘坟墓。有个同事下载别人的东西凑任务，很不巧，被发现了。倒没开除。可单位有重要采访，都不敢派他。自毁前程。

5

杨小文伸出右手。哪个正常人会随意展示手心，这私密空间？

这看相，男伸左手女伸右手，不太合理，自己是左撇子，其实该伸左手。

手指修长，指甲剪得干干净净，手心上的纹路像掉光了叶子的树杈。